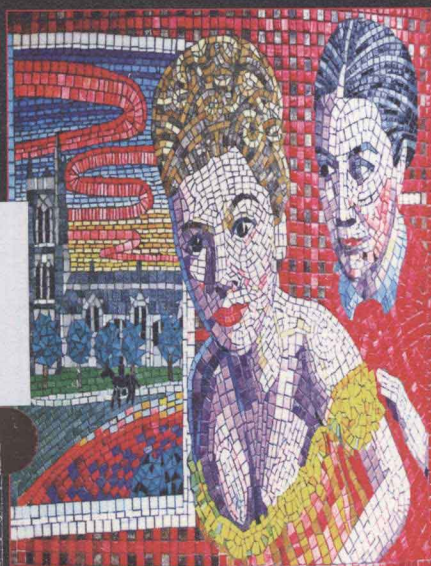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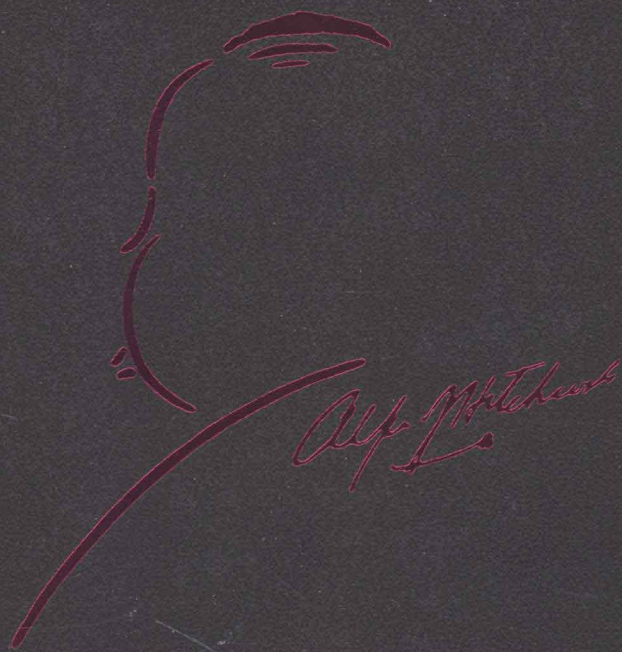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〔插图珍藏本〕

Alfred Hitchcock
Movie Stories

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全集

冯小曼 编译

悬疑之父 电影界的弗洛伊德

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最经典的作品全收录

每个人生来就有悬念癖 每个人生来都有多重人格

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希区柯克，人人都爱希区柯克



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全集

Alfred Hitchcock Movie Stories

冯小晏 编译

〔插图珍藏本〕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希区柯克悬念故事全集. 下 / 冯小晏编译. 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4.1
ISBN 978-7-5404-6504-9

I. ①希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82862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：畅销·小说

希区柯克悬念故事全集 下

编 译：冯小晏

出 版 人：刘清华

责任编辑：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：张应娜

特约编辑：薛 婷

封面设计：吕彦秋

版式设计：崔振江
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（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）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
印 刷：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：624千

印 张：31

版 次：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6504-9

定 价：3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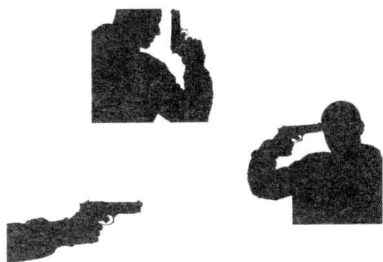
（若有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84409925）





目录 Contents 下册

001	后窗	040	精神病患者
080	电话谋杀案	128	迷魂记
165	群鸟	204	爱德华医生
251	历劫佳人	306	美人计
350	火车上的陌生人	387	蝴蝶梦
440	西北偏北		



后窗

这片区域都是老式的公寓，楼与楼的间距很近，四面围成一个院子，从窗口望出去，能清楚地看到对面或侧面楼房窗口的邻居。

这个清晨，小猫在玩耍，阁楼上的鸽子在悠闲地梳理着羽毛。

杰弗里就住在其中的一间，此时他还没有醒来。天气实在太热了，快接近35摄氏度了，他的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。

对面二楼的作曲家刚刚涂上剃须膏准备剃须，但收音机太吵了，他不耐烦地关掉了。

三楼的一对夫妇为了凉快些，睡在阳台上。挂在栏杆上的闹钟响了，丈夫先坐了起来，又推醒了妻子。

对面二楼还住着一位年轻的芭蕾舞演员，穿着粉色的短裤和文胸，一边压腿，一边烤着面包。

轮椅上的杰弗里还在睡，没错，他是坐在轮椅上，因为他的左腿打了石膏。房间里有很多摄影器材和黑白照片——和战争有关的照片，还有原子弹爆炸的照片。除此之外，桌上还摆着成摞的时尚杂志。

杰弗里正在用电动剃须刀剃须，突然电话铃响了。他拔掉剃须刀插头，接起电话。

“我是杰弗里。”

“恭喜你，杰夫！”电话那端的声音很愉快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摆脱石膏呀！”

“谁说我摆脱了？”杰弗里一边听电话，一边看着对面阳台上乘凉的芭蕾舞演员。

“今天是星期三，七个星期前的今天你摔断了腿，不是吗？”

“乔纳森，你记性这么差，是怎么当上编辑的？”

“节俭、勤奋、努力工作，还有抓出版商的小辫子。我记错日子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是记错了星期，我下星期三才拆石膏。”杰弗里无奈地拍了拍石膏。

“那太糟糕了，杰夫。我猜，我不可能每天都走运的。就当我没打过电话吧。”
对面的芭蕾舞演员跳起了舞，杰弗里目不转睛地看着。

“我真替你难过，乔纳森。我还有一个星期才能摆脱石膏，一定让你很难受。”

“我最好的摄影师没法儿工作了……你会错过一次极佳的任务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芭蕾舞演员一边在冰箱中取食物，一边扭着屁股。

“现在说这个没用了。”

“别这样，去哪儿？”

“克什米尔，今天早上从中情局得来的消息，那地方要开战了。”

“我早说过要盯着那里。”

芭蕾舞演员一边吃早餐，一边跳舞，杰弗里看得笑了起来。

“的确。”

“好吧，我什么时候动身？半小时后？一小时后？”

“打着石膏？别做梦了。”

“别这么死板，我可以在吉普车上或者水牛背上拍照。”

芭蕾舞演员一边往面包上涂果酱，一边扭动着身体。

“你对我们杂志太重要了，好好养着，我会派摩根和兰伯特去。”

“好吧。我为了你差点儿死掉，你就这样报答我？”杰弗里不满。

“我又没让你站在赛道中间。”

“可你要求照片引人注目。你成功了。”

作曲家正叼着香烟谱曲，外面的噪声影响了他，让他无法安心。

“没错。再见，杰夫。”

“不，等一下，乔纳森。让我去吧。六个星期了，坐在这套小公寓里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看着窗外的邻居……”

“再见，杰夫。”

“不，乔纳森，我……如果你不把我从这无边的沼泽中救出来，我会做出疯狂的事的。”

对面二楼大腹便便的推销员从外面回来了，他的妻子似乎病了，正躺在卧室的床上用毛巾敷额头。

“例如？”

“例如，我会结婚，然后我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”

“你是该结婚了，趁你还没有变成孤寡老人之前。”

杰弗里忍不住笑了。

“是啊，瞧瞧我，在闷热的家里，听着洗衣机、洗碗机和倒垃圾的声音，还有那些妻子的唠叨。”

“杰夫，现在的妻子不再唠叨了，她们只是在讨论。”

推销员的妻子就在唠叨。她指着手表，似乎在抱怨丈夫回来太晚，推销员不耐烦地走开了。

“是吗？是吗？在高档住宅区可能是这样，在我这儿，她们还在唠叨。”

的确，推销员的妻子无休止地唠叨。不知为什么，她忽然大吵了起来，还把书扔在地上。推销员先是捡起了书，后来又因为妻子无休止的大吵而把书狠狠地摔在地上，走了。

“是吗？可能吧，回头再联系，杰夫。”

“下次带点儿好消息来，行吗？”

杰弗里打着石膏的腿忽然痒了起来，他无计可施，使劲儿拍打甚至用拳头砸都不管用。他忽然想起旁边的痒痒挠，就费力地将它从裤子的边缘伸进去，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，这才放松下来。

推销员走进院子，侍弄种在矮墙边的花。一楼的胖太太看到后忍不住说：“换成我，就不会挖得那么深。你浇的水太多了！”

推销员语气生硬地说：“您为什么不闭嘴呢？”胖太太生气地走开了。

“纽约州判偷窥者汤姆入狱六个月。”斯泰拉走进门揶揄道。这是一位干净利落的女士，年近五十岁。

“你好，斯泰拉。”杰弗里向她打招呼。

“监狱里可没有窗户。如果是从前，他们会用烧红的烙铁把你的眼珠挖出来。”斯泰拉一边摘掉帽子，一边说，“为了偷窥比基尼而挨烙铁，值吗？”

杰弗里装作没听见。

“天哪，我们快变成一群偷窥狂了。”斯泰拉看着全部敞开的窗户，“‘人们应该离开自己的房间，去外面的世界寻找新生活’，这朴素的人生观怎么样？”

“不错，挺精彩的。”

“今天不用量体温了吧。”杰弗里请求。

“安静。”显然他的请求不管用，斯泰拉不由分说地将体温计放入杰弗里嘴里。

“看看你是否到了38摄氏度。我本该是个吉卜赛预言家，而不是保险公司的护士。”斯泰拉一边整理按摩床，一边说，“我有个能预知灾祸的鼻子，可以闻到十英里之外的麻烦。你知道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吗？”杰弗里含着体温计点头，“我预测到了。”

“你怎么做的，斯泰拉？”杰弗里问。

“简单，我当时在护理通用电气公司的老板。”斯泰拉抖开床单，“他们说他们得

了肾病，但要我说他得的是神经病。于是我问自己，他为什么紧张生产过剩。我猜，他是担心破产。如果通用电气的老板每天要上十次洗手间，其他公司就更别提了。”

“斯泰拉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，肾病和股票是扯不上关系的，风马牛不相及。”杰弗里忍不住从嘴里取出来温度计，发表自己的见解。

“但股票跌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杰弗里没办法否认这个。

“我在你这套公寓里也闻到了麻烦，”斯泰拉肯定地说，“先是你摔断了腿，然后又从窗口看你不该看的东西，麻烦！”斯泰拉走到杰弗里身边，“我可以想象到你在法庭上被一群律师包围着，你辩护说：‘法官大人，那不过是一点儿毫无恶意的消遣，我喜欢我的邻居，像父亲一样喜欢他们。’法官说：‘好吧，祝贺你，你只需要在监狱坐三年牢。’”斯泰拉的描述绘声绘色。

“现在我就喜欢麻烦。”杰弗里有点儿忍俊不禁。

“你的激素分泌不足。”斯泰拉肯定地说。

“只看体温计，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那些洗澡的美女一个月也没能让你的体温升高一度。来吧。”斯泰拉帮助杰弗里趴到按摩床上。

“还有一个星期。我认为你是对的，我这里是有点儿麻烦。”杰弗里认可了斯泰拉的“麻烦”论。

“我就知道。”斯泰拉将按摩乳膏拍到杰弗里的背上。

“哦，你就不能先预热一下吗？”杰弗里被刺激得抖了一下。

“这是为了刺激你的血液循环。”斯泰拉回答。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你说的是什么麻烦？”

“丽莎·弗里蒙特。”

“开玩笑，她可是个大美人！而你又是健康的男人——一个四十岁左右摔断腿的健康男人。”

“但愿我能娶她。”

“这很正常。”

“可我不想。”

“那可不正常。”

“我只是还没准备好结婚。”杰弗里解释。

“每个男人都准备好了，只要有了合适的女孩。丽莎是每个男人都梦寐以求的女孩。”

“她确实很好。”杰弗里在艰难地寻找着形容词。

“你们吵架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她父亲要拿枪打你？”

“什么？”杰弗里觉得匪夷所思，“别这样说，斯泰拉。”

“这种事时常发生，你知道的。世上最美满的婚姻往往开始于‘严密监视之下’。”斯泰拉喜欢引经据典。

“她不适合我。”杰弗里直接下了结论。

“她很完美。”这是斯泰拉的结论。

“她太完美、太优秀、太美丽、太成熟，总之，太好了，但不是我要的。”杰弗里的表情不知是纠结还是矫情。

“她哪里不好，说说看。”斯泰拉说着，又倒了另一只瓶子里的东西。杰弗里又被刺激得抖了一下。

“很简单，斯泰拉，她属于公园大街那种高雅氛围——住高档酒店，出席有品位的鸡尾酒会。”

“有头脑的人可以适应任何环境。”

“你能想象她跟一个带着相机、没有积蓄的男人浪迹天涯吗？她要是普通一点儿，那该有多好……”杰弗里纠结的就是这个。

“你永远不打算结婚？”斯泰拉问。

“没准儿过几天我就会结婚。”按摩结束了，杰弗里回到了轮椅上，“如果我要结婚，绝不能找一个只知道买新衣服、吃龙虾大餐、爱打听花边新闻的女人。我需要——扶我一下——愿意跟我去任何地方、做任何事的女人。所以，我还是放弃对她的幻想，让她找别人好了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‘离开我吧，完美的女神，我配不上你。’”斯泰拉和杰弗里说话时总是极具讽刺意味，“虽然我没读过太多书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两个人一见钟情，他们就该砰一声撞在一起，就像马路上的两辆出租车一样，而不是坐在那里，像分析标本一样分析彼此。”斯泰拉收好东西。

“对婚姻来说，这可不理智。”

“理智？没有比理智更容易招惹麻烦的了，那就是所谓的现代婚姻。”斯泰拉不认同。

“我们在情感上更成熟。”杰弗里辩解道。

“胡说！以前的人只要见个面，觉得心动，就结婚。现在呢？读一大堆书，用复杂的术语相互分析，弄得相亲像公务员考试一样了。”

“人们的情商各不相同。”

“我和迈克尔结婚时就有性格差异，现在依然如此，但是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每一

刻。”斯泰拉认真地说。

“真好。斯泰拉，你能帮我做一个三明治吗？”观念不同，杰弗里不想再多说了。

“好的，我要在面包上涂点儿‘常识’，丽莎非常爱你，听我一句，娶她吧。”

“她给了你多少钱？”杰弗里问。斯泰拉惊愕得一时不知怎么回答，气得转身走开了。杰弗里满意地笑出声来。

窗外，推销员干完活儿回去了。胖太太将报纸盖在头上，在躺椅上睡着了。芭蕾舞演员在窗前梳理着头发。

侧面二楼新住进来一对夫妇，刚拿到钥匙。高大的丈夫西装革履，很绅士，娇小的妻子是个温柔淑女。两人显然还是新婚，亲热又腼腆。房东给了钥匙刚走出去，夫妻俩就迫不及待地拥抱在一起。但是房东很快又提着他们的箱子送了进来，两人立刻不好意思地分开了。终于，房东告辞，带上门走了。两个人无所顾忌地拥吻。丈夫打开门看了看外面，没有人。他便拉着妻子走出去。很快，他抱着妻子重新走进门，又是一阵热吻。妻子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提醒丈夫窗子是开着的。于是，丈夫放开妻子，拉上了窗帘。

杰弗里目不转睛地看着，连斯泰拉走到他身边都没发觉。

“偷窥高手！”斯泰拉这样喊他。

夜幕降临，回到公寓的人们像清晨一样忙碌着。

杰弗里正在小睡。一个美丽的女子来到他身边，她俯身的阴影让他醒了过来。杰弗里一睁开眼睛，就看到这张美丽的脸。的确是一个美丽的女子。她有着精致的五官和一头金色的鬈发，洁白的牙齿像她颈间的珍珠项链一样明亮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好像会说话。

杰弗里笑了，于是，一个吻落在他的唇上。

“腿怎样了？”丽莎问。

“还有点儿疼。”

“肚子呢？”

“空得像个足球。”

“爱情呢？”

“一般。”

“有什么困扰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看仔细了，丽莎·卡洛·弗里蒙特。”丽莎打开了房间所有的灯。

“这位就是一条裙子从不穿两次的丽莎吗？”丽莎今天的确穿了一条新裙子，高贵典雅，非常符合她的气质。

“这是专门定做的，刚刚从法国空运过来。你觉得会大卖吗？”丽莎转了一圈，披肩和裙摆都随之飘了起来。

“那得看价格如何，还要加上空运费用、关税等等……”

“1100美元，很划算。”

“1100？”杰弗里觉得难以置信，“应该把它送到股票交易所去上市。”

“我们今天卖了一打，都是这个价格。”

“谁买呢？收税的吗？”

“即便让我自己花钱，也值得。只在重要场合穿。”

“有重要的晚会吗？”

“就在今天，今晚。”丽莎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

“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晚上。日历上多的是。”

“今晚是‘L.B.杰弗里摆脱石膏前的最后一星期’公开首演。”

“哦，我可没看到有人买票。”杰弗里自嘲道。

“那是因为，今晚我包场了。”丽莎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，“这盒烟曾风靡一时。”

“我在上海买的。那地方也曾风靡一时。”

“都裂开了，你从未用过。它太奢华了。我送只普通的银烟盒给你，刻上你的名字。”丽莎甜甜地笑着。

“我可不想花你的辛苦钱。”杰弗里淡淡地说。

“我愿意。”丽莎深情地说。

一阵敲门声传来。“噢！”丽莎兴奋地跑去开门，“你觉得我们共进‘21号餐厅’的美味晚餐如何？”

“难道你喊救护车了？”杰弗里无法同意。

“不，比那更好，‘21号餐厅’！”丽莎打开门。“21号餐厅”的侍应生就站在门外。丽莎站到门边，杰弗里笑了，但并不是惊喜。

“多谢你，卡尔，厨房在左边，我来拿酒。”丽莎说。

“晚上好，杰弗里先生！”侍应生殷勤地向他问好。

“卡尔。”杰弗里回应，显然与之相熟。

“把东西放到烤箱里就行了。”丽莎叮嘱道。

“好的，女士。”

“我们来开酒。是蒙拉谢法国葡萄酒。”丽莎将冰桶放在杰弗里旁边。

“要用大杯子。那儿有开瓶器，让我来。”

“这个够大吗？”丽莎找了两只大的高脚杯。

“够了。”

“我想不出比困在家里更乏味的事了。上个星期肯定是最难熬的。”丽莎说。

“让我来吧，先生。”侍应生接过开瓶器。

“好吧。是的，我真想把这东西弄掉，好好地活动一下。”杰弗里拍打着石膏。

“我要让这个星期成为你最难忘的一个星期。”丽莎笑容明媚。

“好的，谢谢。”侍应生把酒递给杰弗里。

“等我一下，卡尔。”丽莎去拿钱包，“打车的钱也在里面了。”

“谢谢您，弗里蒙特小姐。祝您用餐愉快，杰弗里先生。”侍应生告别。

“好的，晚安。”

“晚安！”

“今天可真忙呀！”丽莎笑着感叹道。

“你累了。”

“一点儿也不。整个上午都在和老板开会，然后赶去见杜弗兰太太，她刚从巴黎带回一些商业信息。然后又去‘21号餐厅’和代理商吃午餐，于是我在那儿订了晚餐。”丽莎倒了两杯酒，递给杰弗里一杯，“然后连开了两场秋季服装展示会，与利兰和海沃德喝鸡尾酒，我们准备开一场新的发布会。接着赶回来换衣服。”

“告诉我，海沃德太太穿什么？”

“她看上去太美了。她穿着上等的意大利手工印制的——”丽莎放下酒杯，一边描述，一边感叹。

“意大利的？”

“哦，意大利的，想想看——”这句话没有说完，“我今天在报纸上用了三个专题来介绍你。”丽莎转移了话题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知名度是钱买不到的。”丽莎提醒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有一天，你也许会在这里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室。”又转移了话题，这正是丽莎所希望的。

“我怎么顾得过来？如果我在——比如说——巴基斯坦——”杰弗里从容接招，他早有思想准备。

“杰夫，别再四处奔波了，你可以自己挑选工作。”丽莎坐到杰弗里对面，说道。

“希望能有我喜欢的。”杰弗里并不积极。

“那就创造一个。”丽莎建议。

“你是说，离开杂志社？”杰弗里表情冷淡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了你和我。”丽莎请求道，“我可以提供一打工作任你挑选：时尚杂志、人物摄影……”杰弗里一边喝酒一边笑，“别笑，我是认真的！”

“那才是我害怕的。你能想象我开着吉普车，穿着军靴，胡子拉碴地去参加时尚沙龙吗？能吗？”

“我能想象。你会是个英俊的身着法兰绒西装的成功人士。”丽莎有自己的憧憬。

“我们别说这些废话了，好吗？”杰弗里有些不耐烦。

“我还是去准备晚餐吧。”丽莎很无奈。她失望地去了厨房，杰弗里的目光又投向了窗外。

推销员的妻子在吃药。

一楼的单身女士在梳妆打扮。她看似准备了两个人的餐具，点了蜡烛，还开了一瓶酒。似乎有人敲门，单身女士开门迎接，事实上门外空无一人，这一切都是她的幻想。她就这样幻想着与人对话，迎接他进门，并与之共进晚餐。当然，这个虚拟人物一定是男士。她甚至幻想对方亲吻了自己的脸颊，并陶醉地体会那种感觉。杰弗里匪夷所思地看着这一切。单身女士向对方举杯，不知是出于调侃还是怜悯，杰弗里也举起了自己的杯子。单身女士的表情就像对面真的坐了一位男士，可她总是失神，一脸落寞与伤感。终于，她颓然地伏在餐桌上哭了起来。

“可怜的单身女士。至少，你不用为此烦恼。”杰弗里对铺好桌布的丽莎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你能从这里看到我在第63大道的公寓？”丽莎也一脸伤感。

“不，不能，不过有套小公寓也许和你的公寓一样热闹。你还记得特索小姐——那个芭蕾舞演员吗？”特索小姐的公寓正在办聚会，不过她请来的全是男士。“她像个蜂王一样挑选着雄蜂。”杰弗里评论道。

“她正在做一件危险的事——招蜂引蝶。”丽莎平静地说。

特索小姐拿了一杯酒给阳台上的一位中年绅士，对方搂住她亲吻，特索小姐半推半就。但是她并没有忘记房间中还有两位，所以很快推开身边的人回到房间里。

“她选了个最富有的家伙。”杰弗里说。

“她不爱他，也不爱另外两个。”丽莎以女性视角评价道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杰弗里问。

“你说它的公寓和我的一样，不是吗？”丽莎回敬道。

新婚夫妇的窗帘一直拉着，杰弗里很遗憾什么都看不到。

推销员已经做好晚餐，端给卧病在床的妻子。“但愿你这次煮熟了。”妻子边说边坐起身。推销员拿了个靠枕放在妻子身后，并吻了吻她的头发。妻子开始吃晚餐，

推销员回到客厅打电话。他的妻子好像感觉到什么，悄悄地下床去看。推销员并没有注意到妻子，他拿着电话坐在了沙发上，似乎说得很开心。他的妻子一定是听到了什么，大声说了出来。推销员立刻挂断了电话。他的妻子一直在说，好像在学他，一边学，一边大笑，让推销员非常恼火。

作曲家正在弹钢琴。“这美妙的音乐来自哪里？”丽莎端着食物走出厨房。

“是对面的作曲家。他一个人住，可能经历过一段不幸的婚姻。”杰弗里猜测。

“太美妙了！”丽莎再次赞美道，“就像是专门为我们谱写的。”丽莎将螃蟹放到杰弗里的餐盘中。

“难怪他写得那么费劲儿。”杰弗里故意唱反调，丽莎顿时黯然神伤。

“至少你应该说晚餐还不错。”

“丽莎，棒极了！你一向如此。”杰弗里在语言上很配合，但是态度实在勉强，让失落的丽莎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晚餐结束了，丽莎坐在沙发上和杰弗里谈话，态度很严肃。

“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大差别，我们都吃饭、喝水、聊天、穿衣——”

“你瞧——”杰弗里打断她。

“如果你有难言之隐，想对我隐瞒，我可以理解。”丽莎抢着说。

“我没有隐瞒什么——”

“还说没有！”这次是丽莎打断他，“你去过的地方与这里有什么不同，让你觉得无法适应别人？”

“有的人可以。如果你听我解释——”

丽莎的话里明显带着怒气，她不再温柔地任由杰弗里在语言和态度上随心所欲了：

“你的工作除了观光、不停地拍照，还有什么？不过是不停地四处旅行罢了。”

“这是你的想法。现在听我说。”丽莎的这句话显然让杰弗里很不快。

“真可笑，我就不信除了你，别人都做不到。”丽莎回应道。

“也许我没说清楚，但那是事实。只要你闭嘴，我就可以证明我的观点。”杰弗里不但态度不好，言语也粗鲁起来。

“如果你的意见和态度一样粗鲁，我肯定无法接受！”丽莎警告他。

“别这样，冷静点儿。”

“‘我适应不了这里，你适应不了那里’，照你的说法，人们就不应该在一个地方生老病死——”丽莎并不罢休。

“闭嘴！”杰弗里的声音提高了八度，“你吃过鱼头和糙米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丽莎实话实说。

“跟我在一起就得吃。”

“你坐过飞行高度15000英尺、气温零下20摄氏度的飞机吗？”杰弗里接着说道。

“经常那样，就在午餐后的几分钟。”

“你遭遇过枪击吗？筋疲力尽过吗？因为你拍的照片令人不悦而遭人暴打过吗？在丛林中穿高跟鞋真是个好主意——尼龙裙子和六英寸的高跟鞋。”

“三英寸！”丽莎生气地纠正。

“好吧，三英寸，在芬兰穿肯定很棒，如果你没被冻死的话。”

“我知道穿什么衣服！”

“对，在巴西要穿雨衣，即便没有下雨。丽莎，这种工作只能带一只箱子，没有旅馆住，睡眠和洗浴都没法儿保证，有时候食物也是用最令人恶心的动物做的。”

“你用不着为了吓我而故意说得这么可怕。”

“故意说得可怕？我已经轻描淡写了。你得承认，你适应不了那种生活，几乎没有人做得到。”

“你真的不可理喻！”丽莎找不到合适的词，气得转过头去。

“我没有，这是事实。”

“你本可以说这只是个漫长的假日来鼓励我。”丽莎的声音忽然伤感极了。

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如果你想克服这一切，我很愿意帮助你。”杰弗里也温和下来。

“不，算了吧。”丽莎真的伤心了，眼里都是泪，“就是这样——你不愿意留下来，我也不会跟你走。”

“那会是个错误。”

“我们中的一个不能改变吗？”丽莎又问了一遍。

“看来暂时不会。”杰弗里摇头。

“我爱你，我不在乎你以什么为生，我只想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。”丽莎开始戴手套，“真遗憾，看来只能靠订阅你所在的杂志来了解你的工作了。看来，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。”她忍着泪，声音越来越低。

“不是你的错，你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”杰弗里的声音很温柔。

“不完全是。”丽莎披上披肩，拿着手包离去，头也没有回，“再见，杰夫。”

“你是说晚安？”

“不，我说的是再见。”丽莎打开门。

“丽莎？”杰弗里着急地喊着，丽莎停了下来，“为什么我们不能……为什么我们不能维持现状呢？”

“不考虑将来吗？”丽莎转过身来。

“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？”杰弗里不回答她的问题。

“不会太久……至少在明晚之前。”丽莎走得很快，但她的语气明显还是不舍得。

丽莎走后，杰弗里一个人郁闷了一会儿，又开始看窗外。后来，他就在轮椅上坐着睡着了。忽然，窗外下起了雨，杰弗里醒了，又看向窗外。

这天晚上，二楼推销员家的百叶窗一直拉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
睡在阳台上的夫妇手忙脚乱地往房间里搬东西，忙乱中把挂在栏杆上的闹钟碰到了楼下。闹钟在楼下疯狂地响着，丈夫进门时简直是栽进去的。杰弗里看到这些，忍不住笑了。

正在这时，推销员穿着雨衣，戴着帽子，提着他的推销箱走出门去。杰弗里觉得很奇怪，他看了下手表，是凌晨1点55分。杰弗里一直关注着对面。凌晨2点35分，推销员从外面回到了家。

作曲家醉醺醺地回来了，淋了雨，显然心里很不痛快，也有着怀才不遇的悲凉。他来到钢琴旁，将已经完成的乐谱全扫到地上，然后整个身体跌进沙发里。

没过多久，推销员又出门了。杰弗里觉得越发奇怪，想了又想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打盹儿的杰弗里忽然醒过来，看到推销员还没有回来。

芭蕾舞演员刚刚回到家，正在推拒送她回来的男子，好不容易才锁上房门。

雨越下越大，推销员终于回来了。一整晚，推销员家的百叶窗一直没有打开过。杰弗里一直看着，他困极了。

天刚亮的时候，推销员和一位戴着宽檐帽的女士走出了家门。可惜杰弗里刚刚睡着，没有看到。

在忙碌的清晨，一楼的胖太太雕塑着她称为《饥饿》的作品。芭蕾舞演员依然一边跳舞，一边准备早餐。三楼经常睡在阳台上的妻子用一只小篮子装着她那可爱的小狗，利用滑轮送它到院子里玩耍。

斯泰拉已经来了，一边给杰弗里按摩，一边说：“你以为下雨后就会降温吗？只会变得更闷热。”

“就是那里，就是那里酸痛。”杰弗里说的是左肩。

“如果你每晚睡在床上，而不是睡在轮椅上，保险公司会很高兴的。”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杰弗里问。

“你满眼血丝。一定是盯了窗外好几个小时。”斯泰拉一语中的。

“的确。”

“如果被人发现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那得看是被谁发现了，如果是特索小姐——”

“别乱想了。”斯泰拉打断了他。

“她肯定是个及时行乐的人。”

“对，酗酒、发胖，最后晚景凄凉。”这就是斯泰拉的说话风格。